苹果树下

■陈柏清

家 风

我很喜欢吃苹果，很大程度上源自一段与苹果有关的往事。

很多年前，我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在河北的一座大山里。作为随军家属，我和哥哥姐姐们也来到了这座大山中，整日以“巡山”为乐。一天，我们在营房对面的小山坡发现了一个苹果园，即将成熟的苹果挂满了枝头，果香扑鼻。在偏僻的大山里，买水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忍着口水，围着果园转了一圈又一圈。这时，果园里走出一个人，说：“你们是对面部队的家属吧！”他随手从树上摘下两个苹果递给大哥，“尝尝我们的苹果，甜着呢！”见我大哥犹豫，他又说：“你们部队经常帮我们干活，吃点苹果没关系！”那红彤彤的苹果太诱人了，大哥接过来，说声“谢谢”，带着我们一溜烟跑回家。

回到家，我们一人一口分吃了一个苹果。父亲下班回来，大哥兴奋地把另一个苹果捧到父亲面前。父亲一愣，问大哥：“哪来的苹果？”大哥说：“对面果园的叔叔给的。”三哥也说：“是叔叔给的，不是我们偷的。”父亲脸沉下来，生气地说：“如果是偷的，还得了？”他坐在椅子上，把我们都喊过去。他把大哥拉到身边，说：“你都上小学了，都会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歌里怎么唱的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……你是军人的后代，也要懂得遵守纪律。你们知道把苹果留给爸爸妈妈，值得表扬。可是随便接受老乡给的苹果，这是违反纪律的，必须改正。晚上写篇检讨，然后读给弟弟妹妹听！你这个做哥哥的，不但要管好自己，还不能带坏弟弟妹妹！”父亲又对刚刚进屋的母亲说：“你带孩子们拿着这个苹果，去下边小南村，把两个苹果的钱给老乡吧，我去了老乡不会收钱的。”

姜 晨绘

“要不我自己去吧，天都快黑了，路不好走，或者我明天带孩子们去？”母亲说。

“那怎么行？今天的错误不能留待明天，他们的错要自己承担。”父亲说。

于是，我们到了小南村找到老乡，说明情况，鞠躬致歉。老乡不收钱，母亲说“不能因为两个苹果破坏纪律”，坚决把钱留下了。

不久，父亲给我们“开会”。他说：“我想好了，既然你们都爱吃苹果，战士们也爱吃，那咱们自己栽！”我们都兴奋地跳起来，“我们要栽苹果树喽！”

然而，在这里栽苹果树并不容易。因为驻地地处山间，土壤贫瘠，一锹下去多是石头。老乡们说，这样的地方顶多长一些茅草和杂树。母亲也觉得很难，因为周围真没什么像样的树。父亲对母亲说：“共产党人战天斗地，最不信邪，什么困难没见识过！”他抽时间跟老乡学习果树栽植经验，还下山挖好土，担回山上做填土。那段时间，父亲结束工作很晚了，还要披星戴月挑几担土上山才睡。他的肩膀红肿了，就用毛巾垫在肩膀上，继续担土。母亲劝他休息，他笑着说：“哪有指挥员临阵脱逃的！自力更生加油干，轻伤不能下火线。”地下石头多，坑特别不好挖，十几个树坑，挖了一周，哥哥、姐姐的手都磨出了水泡，每当洗手时，就听见一阵阵尖叫声。可在父亲的带动下，没人叫苦放弃。苹果树栽好后，我们每天跑去看，还要浇水除草。半个月后，小树陆陆续续长出了新叶，竟然全部成活，这真是个奇迹。

到了第3年，官兵和我们就吃上了自己栽种的苹果。苹果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梦中笑醒，因为那是我们自力更生的成果。7年后，我们离开那座大山时，把果园无偿留给了村民，当时果园已经有50多棵苹果树了。

父亲常对我们说，他过去只是一个不识字的放牛娃，因为跟着党，才成长为革命战士、人民公仆。跟党走，是他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

在我年幼时，那片果园是父亲为了让我们圆了吃苹果的梦而做的一件暖心事，长大才明白，那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。父亲用一言一行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。有许多回遇到困难时，我就想起了他肩膀裹着毛巾挑土上山的身影，想起他说的“共产党人战天斗地什么都不怕”，内心就充满了勇气；多少次，我总想起那两个不该接受的苹果、牢记一个战士该有的纪律……父亲的果园早已变迁，可那段因为苹果被父亲责备的往事、和父亲一起栽植的果园带给我们的精神滋养，却植骨入髓、历久弥新。

家庭秀

我拽着风筝线
在草地上奔跑
爸爸也迎着风儿跑
迷彩服沾满了
蒲公英般的梦

风筝在天上
学爸爸敬礼
风儿帮我们数着
“一二一”
把云朵都逗得
笑出涟漪

线轴转啊转
缠住春天的小秘密
最甜的那个
是爸爸说
要和我守护
一朵朵小花盛开的消息

陈宇佳配文

定格 不久前，第80集团军某旅干部李佳男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李佳男在休息时间陪女儿放风筝。

聂旺沙摄

想起家书传情的年代

■韩广宁

那年那时

在我的“百宝箱”里，有一本被磨得纸边发毛的家书集，封面上写着“尘封的记忆”。尽管这些家书已年代久远，但每当我翻开它，一件件往事便历历在目。

1987年11月，18岁的我到新兵连不久，收到了一封家书。那是父亲寄来的信。“儿啊，听说你那里零下35摄氏度，我难以想象你们是怎么过的。你要穿暖和点，和战友们处好关系，多干活，给大家留个好印象。”当时，看着这封信，我不禁流下了眼泪。

我的老家在河北农村。父亲因工伤落下终身残疾。我入伍离开家前，他一瘸一拐地把我送到大门口，对我说：“到了部队就捎个信回家。”我说：“一定，放心吧。”

到了部队后，我与家人经常通过书信进行交流。家里盖房子、杀年猪、侄子找到工作等，这些消息我都是通过书信知道的。

这一封封家书里装着什么呢？或许是训练累了的怨气，或许是高兴时汇报的好消息，或许是充满牵挂的话语。记得新兵连授衔后，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帽徽和一副领章。我们都想给家里寄张军装照，文书就到县城里请来照相师傅。连队安排每人照一张，整个连队要在一天内照完，所以大家商量怎样照相最快。后来，大家发现敬礼这个姿势照得是最快的。往家里寄信的时候，大家就把敬礼的照片同书信一起寄回家。

当时，通信手段不发达，大家日夜盼着收到家信。说起战士们盼信来，最有说头的要算边防哨所的战士们。几年后，我到中蒙边界的某哨所工作。那里四面环山，光照时间短。当时，那里没有专门的邮车送信，只能靠每月一次采购伙食的车从80公里外的乡邮电所带过来，或者靠上级检查工作的车捎上来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所在的边防连文化设施少，而且只有一部军线手摇电话。在那种情况下，真是白天兵看兵，晚上数星星，大家都特别期盼家信。家信一来，大伙儿都要聚在一块，由来信的那个人念给大家听。有喜事大家一起高兴，有悲伤大家一起难过。

“孩子，你上次来信说，你的一位战友和他对象吹了，就是嫌他不写信，现在怎么样了？”看着这封1993年的家书，我不禁想起关于一位战友和对象“短暂分手”的故事。这位战友文化水平不高，家里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。他不会写情书，只好请别人代劳。后来，他买了一本字典自己“啃”起来，在战友的帮助下，文化水平提升了不少。当时交通不便，一封封情书或家书要隔很久才能寄出，再加上为了保密，每次写信的时候，不敢和家里多讲连队的情况。这位战友的女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，误以为两人关系结束了。后来，同乡战友探亲时，把那好多没有及时发出的信，一起带回家。这位战友的女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又与他和好如初。

多年后，通信手段越来越好了，手写的家信也越来越少了。我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在2000年，也是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家书。这封信是我大哥以父亲的口吻写的。那时，父亲得了脑血栓，路走不动了，说话也不清楚了，写信只能让我大哥代笔。即使是这样，他也没忘在信中鼓励我好好工作，让我不要想家。

那天，我把家书集拿出来。儿子看到了我那些信封上的邮票，让我送给他收藏。我与他将信封弄潮湿，揭下那一枚枚邮票，放在他的收藏夹里。我们一边整理邮票，儿子一边听我讲那关于家书的一件件往事。看着他专注的眼神，我好像也回到了那个家书传情的年代。

爱从未缺席

■李丹阳

说句心里话

不久前，我在工作岗位度过了22岁生日，母亲打来视频电话为我庆祝生日。闲谈间，她讲起了自己像我一样年龄时的经历。当现实与回忆接轨，我忽然发觉，过去那些年，即使不能经常陪伴我，母亲的爱却从未缺席。

母亲是一名护士。卫校毕业后，22岁的她怀着满腔热血，独自从陕西老家来到西北边陲某部队医院实习。那时，父亲还是一名刚下连的排长，响应部队号召自愿扎根边疆。经父亲战友介绍，两人相识。他们被彼此身上热爱祖国的情怀和甘于奉献的勇气深深吸引，很快组建了家庭。

父亲远在边防，无法顾及家中。医院的工作忙碌又辛苦。年幼的我像鸟巢里的雏鸟般，每天翘首以盼等待母亲下班去幼儿园接我回家。医院了解母亲的情况后，允许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，让我住在护士值班室中。后来，那间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小房间，成为我课余时间学习和娱乐的园地。工作稍有闲暇时，母亲便会来陪我片刻，呼叫铃一响，又急忙回到岗位。

童年的时光，父亲能够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。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、短路的电线、漏水的阀门……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许多家庭琐事都落在了母亲的一双柔肩之上。记忆里的母亲，就像全能的“超人”。在面对这些困难时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有妈妈在呢。”可我分明看见她扛着米面上楼时被勒红的手指、看见她冬夜接我放学时结了冰晶的睫毛、看见她曾经爱用的化妆品在桌角渐渐覆上一层薄灰……

我知道，她也有因思念而辗转反侧的夜晚，但我从未听她向父亲抱怨。她用无声的爱，默默支持着那个在风雪边关伫立的身影，用无言的付出践行着一名军嫂的责任。我想，军嫂的肩章是绣在日子里的，它没有杠和星，却扛着一个小家的风雨；它不用授衔，却永远立正在等待的岗位上。

2020年，母亲所在医院紧急召集医疗队前往某地进行医疗援助，母亲第一时间选择报名前往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立刻表示反对。母亲抱住我，温柔地说：“妈妈知道你是担心我，但能够为国家作贡献是咱们的荣幸呀。放心，妈妈一定平平安安回来。”最终，我选择支持母亲的决定。

高考时，我选择报考军校。每次和母亲视频时，她的眼中有担心、有不舍，但更多是对我穿上军装的自豪。

那是在军校的最后一个学期，障碍课目成为让我最头疼的事。烈日炙烤下的障碍场，我攥紧了衣角，紧张的汗水打湿布料，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尝试翻越高墙。蹬踏墙板、双手支撑，膝盖在墙板上撞到麻木，依然以失败告终。

我不愿告诉母亲我的苦恼，怕她为我担心。几天后，和母亲视频聊天。我起身时，她看到了我腿上的淤青和擦伤。我还没开口解释，她瞬间红了眼眶：“妈妈看着都疼……”

母亲焦急的语气，仿佛一把钥匙，让我打开了心门。在她耐心温柔地开导下，我对于障碍训练的恐惧渐渐消散。2个月后的障碍课目联考，我越过终点完成据枪动作，成绩表被填入“良好”二字。我想，如果母亲看到这一幕，一定会为我自豪。

今年是我来到基层单位工作的第1年，也是母亲成为军嫂的第23年。她依然奋战在医疗工作的一线，依然操持着家中大小事，依然默默将思念与关心缝进衣被、装进快递，寄给远方的我和父亲。我们一家人聚少离多，但爱从未缺席。

叶再洪绘

家 人

棋 语

■黄辛舟

前些日子，我工作压力较大，单位领导看在眼里，便有意安排我探亲休假，让我适当调整一下。我想，快一年没回家了，刚好可以借此机会，好好放松一下心情。

很快，我踏上了回家的旅途。刚迈进家门，母亲便笑着迎了上来。她一边接过我的行李，一边关切地问我一路是否顺利。父亲则从客厅走来，话语虽不多，但眼神里满是慈爱与关心。

经过几天的休整，我的心情放松不少。一天，我注意到客厅的壁柜里，摆放着那副陪伴了我们父子多年的象棋。“儿子，好久没下棋了，要不咱俩‘杀’一盘？”父亲提议。我也心痒了，立刻答应。

我们迅速在客厅的一角摆好棋盘。母亲端来两杯冒着热气的茶。茶香袅袅升起，与屋里的温馨氛围融为一体。她轻轻将茶杯放在我们面前，笑着说：“你们父子俩这是准备较量一番？”

父亲朝母亲笑了笑，然后转头对我说：“开始吧，儿子。认真下，老爸可不会手下留情哦！”

我笑着点了点头。我执红棋先行，按照惯例，第一步便以“当头炮”开局，意在占据主动，控制局面。父亲则以“屏风马”沉稳应对，布局严谨，步步为营。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鸟叫，屋里则一片宁静，只有不时传来落子时的清脆声。

随着棋局继续，气氛逐渐紧张起来。我试图从父亲的“招数”中找出破绽，父亲则看起来从容不迫，每一步都走得极为稳重。我每每通过一系列攻势来突破父亲的防线，却总被父亲巧妙地化解，并以更加有力的反击逐渐占据上风。父亲的嘴角微微上扬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我只得更加小心翼翼，每走一步，都要思考很久。父亲催我快点下。我抹抹额头上的汗，摆摆手说道：“老爸，等会儿，容我再想想。”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，棋局逐渐进入尾声。虽然我努力寻找“翻盘”的机会，但无奈父亲的防守固若金汤，以“双车错”将我逼入绝境。最终，我不得不认输。

“哈哈，姜还是老的辣啊。老爸，您的棋艺不减当年啊！”心里虽然不太情愿，我还是向父亲表达了赞赏。

父亲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儿子，棋如人生。关键时候往往比拼的是心态……”

父亲的话别有深意，我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原来，我的状态早已被他看在眼里。我望着父亲那双布满沧桑却明亮的眼睛，心中感动不已。他的话语，如同一缕暖阳，穿透了我心中的迷雾。

“老爸！”我哽咽着开口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，“我，我害怕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回报……”

“儿子啊，人生路上，谁都会遇到困难，谁都会有疲惫不堪的时候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调整好心态，勇敢面对挑战。”说完，父亲再次将手轻轻搭在我的肩头，用慈爱的眼神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感受到的，不仅仅是他掌心的温暖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爱与期望。它如同涓涓细流，悄无声息地滋润着我的心田。我原本浮躁不安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。

那次与父亲下棋，我收获颇丰。如今，我已回到部队，投入紧张的工作中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总会想起与父亲下棋的点点滴滴。棋子在棋盘上的跳跃与碰撞声，仿佛还在耳边回荡；父亲那慈爱的目光，仿佛还在注视着我。这些记忆，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激励着我在军旅路上不断前行，不断挑战新的高度。